

有一種酒叫做「女兒紅」，
傳說，是由初生女嬰的人家釀造然後埋在地底，
直到女兒長大成人出閣的那一天，方開封品嚐……

林
剪
雲
——
著

恆 春 女 兒

紅





林剪雲

現況：長住內埔，恆春半島媳婦。

職業：教書；嗜好：玩文字。

專長：「小說」、「戲劇」術業有專攻。

寫作內容：「土地關懷」因於安身立命；「書寫女性」則是臨水自照。

得獎紀錄：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、中華日報小小說首獎、第一屆大

武山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優選等獎項。

出版作品：《火浴鳳凰》、《我的學生秀蘭》、《世間父母》、《在地球上找個家》、《單飛鳳》、《暗夜裡的女人》等長短篇小說集。



終章

尾聲

〈 四 季 春 〉

出世落土哭三聲，

父母認真來號名，

央望大漢知打拚，

日後得到好名聲。

經過「出火」不久，抬頭東望就可以看見拔地而起的「三台山」，平坦處三座似乎傲然孤立又峰峰相連的山巒，在整個恆春的天空下特別顯眼。

凝眸深視，心思一下子穿回陽明山，陽明山靠近交通便利的都會區，等於台北人的生活圈之一，就連竹子湖的農田景觀也是熱鬧的景點，不像「三台山」的湖泊自成山中祕境，除非有心尋幽，湖泊水氣氤氳、嵐霧繚繞，不同的時間呈現不同的色澤光彩，豈是走馬看花的人可以領略的美景？

想起在華岡的日子，自己繼續跑家教，繼續牛肉麵店端盤子洗碗筷，繼續刻苦讀書，也繼續在系上拿第一名。辛苦所得和豐厚的獎學金，從大三起幾乎不必再讓家裡匯生活費。

隨著年級越高，班上人數越少，不是放棄就是被當，翹課是家常便飯，偶爾出現在課堂上進度已遠遠落後，有一回教授點了一個不常出現的男同學唸課文，他連俄語常見的女名 HUA，就是英語的 Nina 中文的妮娜，這一唸就唸成了 ㄍㄨㄚˊ（互哈），誤以英語字母發音，全班哄堂大笑，教授臉上「朽木不可雕」的表情，歷歷在目。

而自己一路維持穩定的第一名，優越的成績表現讓她越來越有自信，考慮未來的出路，為了克服南部女孩害羞的本性，她不再只有閉門苦讀，開始活躍於社團，大三獲華岡儀表青年，大四又獲華岡青年的雙料模範生殊榮。

大四，要選擇未來的路了。

返鄉時，鄭重宣告，自己想繼續考和俄語俄文相關的研究所，爸爸媽媽一臉跌破眼鏡的模樣，她也笑得訕訕然，幾分難為情，當初為了考上這個冷門系組還哭過來哭過去呢！怪不得他倆要感到錯愕。

不知如何正確而深層地剖析這四年來的心路變化。初初接觸俄語、俄文，就像在攀爬叢山峻嶺，沒有捷徑只有意志力，一路迴還轉折，辛苦至今雖然距離登高望遠、豁然開朗尚遠，但層層推進、處處自有驚奇，向下固然可以俯瞰美景，向上目標似乎也不再遙不可及。

俄語、俄文有一定程度之後，才知道這個屬於斯拉夫語族的語言並非孤絕，東歐、北亞、中亞固然是最主要的使用地區和國家，二十世紀初期俄語系移民大量進入德國、法國、希臘、義大利等等國家，連美國紐約、洛杉磯的俄語系人口不但擁有自給自足的社區，還發行自己的報紙，越南、寮國、蒙古等地的學校正式課程包括教授俄語。也就是說，自己擁有了一把通往英語系以外另一個世界的鑰匙。

精進俄文的過程，閱讀是一扇門，當初次與屠格涅夫的「初戀」交會，或許高中時所接觸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是翻譯本，與浸淫在異國文字的感受完全不同，十六歲的沃洛加對長他五歲的季娜伊達那種單純而真摯的愛，讓她悸動，也讓自己憶起少年國隆無垢的真情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，不僅因為文字的深沉艱澀讓她閱讀緩慢，黑暗的情節更讓自己有駭異甚至窒息的感覺。為什麼會有一個家族成員彼此憎惡怨恨走到弑親的地步？內公內嬪這邊，終究靠著爸爸的孝悌，維繫住了親情；外公外嬪那邊，整個家族更如恆春半島的日頭：質樸、健康、寬厚。

外嬪生養十個小孩，勞苦一生，隨著年歲她成了全家人的精神堡壘，子子孫孫全部仰仗她的意思，無人敢稍加拂逆。

她晚年為肝癌所苦，躺在眠床上無法入睡，坐在藤椅上頭一歪就睡著了，六舅擔心她折到脖子，站在椅子前以一隻手臂枕著阿嬪的頭，讓她舒服些，她睡多久他就維持著這個姿勢枕多久，往往阿嬪醒過來時六舅的手早麻到沒有知覺。

她過世後，與她牽手一生的阿公，不到半年就跟在她後頭追隨而去，阿公生前話不多，但那種無言的深情見證了「生死不渝」。

深情，是這個家族的本質。以前媽媽說過一個關於這個家族兄弟間的故事，直到閱讀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，才整個鮮明起來：有一回大舅和二舅出海，竹排在海中會顛簸得很厲害，大舅是文弱書生，也暈船暈得厲害，所以二舅一向把他載到突出於大海中、從鵝鑾鼻岸上可以俯望的岩石上，以釣竿垂釣滿足他出海的樂趣。

安頓好了大舅，二舅就自己去釣旗魚了。拖繩上的釣鉤勾著飛魚做餌，二舅要一手操槳一手拖曳著釣繩在海面前進，也不知哪個地點比較容易有魚來吃餌，所以一邊放釣繩，竹排也會越走越遠，和大舅所在的大岩石也開始拉長距離。

突然手中的釣繩一緊，一回頭就可以看見竹排後頭拖著的釣繩跟著藍色的背鰭和尾巴，旗魚上鉤了！第一下反而不能收而是放釣繩，讓旗魚如劍長吻叨住釣餌，第二下旗魚才會把餌料吃進嘴裡，時間要拿捏得很準，前後五秒很快收釣繩，第三下要是手腳慢頓讓旗魚真的把釣餌吞下肚，肚子柔軟，用力一拖旗魚反倒有脫鉤而逃的機會，抓牠，就是要藉著釣鉤勾住牠嘴內那一霎那，緊跟著釣繩就越收越緊越用力，旗魚也盡全力反抗，人、魚就在海中搏鬥，旗魚不斷躍出海面翻滾掙扎，那墨藍色的身體就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抓魚人最刺激、最忘我的時刻！

等到二舅把鬥輸了的旗魚拖上竹排，一回神，方驚覺海象不對，海面已經開始湧起風浪，天啊！岩石上的大舅！他是家中唯一不會游泳的男生！

二舅死命駕駛竹排衝向距離一千公尺以外的岩石，一波接一波的海湧會不斷激烈拍打岩石，大哥一定嚇壞了，萬一捲來大浪把他推落海去……

二舅也不敢哭怕眼淚遮斷了視線，他必須眼明手快跟阻擋自己前進的洶湧波濤搏鬥，竹排掙扎在波浪中，海水不斷打入竹排內，迎面灌他口鼻，幾乎喘不過氣來，他還是牢牢抓著方向

盤不敢退卻，終於讓他回到可以看見岩石上大舅身影的距離了，大舅拚命跟他揮手，他也拚死往前開，海浪從東南邊打過來，他冒險繞到西北邊，好不容易竹排靠近岩石了，大舅慌忙往岩石邊靠近，一個浪頭打過來幾乎滑跤，他趕緊蹲低前進，二舅以腹部力量頂著船槳讓船槳撐著岩石免得浪翻竹排，兩手一把抱下蹲在岩石邊的大舅……。

不顧安危一心解救自己的兄弟！這跟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不是形成強烈的對比？阿公阿嬤過世多年了，舅舅們始終沒有析家分產。這是地理歷史，還是民情文化風俗所造成的差異？她對斯拉夫民族的世界產生濃厚的興趣。

另外一個最大的遺憾，就讀俄文組將近四年，雖然讀、寫能力不差，聽、說的能力卻遠遠不及，雖然是台灣學生學習外語的通病，不過台、蘇之間交流有限，根本沒有機會跟俄籍人士對話，也就更加不敢開口——聽聞，淡江大學蘇聯研究所，有來自蘇俄的教授陣容，那會是全新的學習環境吧？嚮往親沐，期盼有朝一日能夠讓俄語朗朗上口，應用自如……

這些，該從何處說起？

只說了個最表面的理由：「姊姊這麼打拚要去英國留學了，我不能大學畢業就滿足了啊！」姊姊工作幾年後，自覺學識不足，奮力一考，托福就過了，媽媽竟然也實現當初跟華太太租屋時所許下的承諾，就要送她去英國倫敦留學了。這件事，從恆春轟動到滿州，爸媽兩邊各

自的家族還無人出國讀書，姊姊奪魁！外界更是「聽說甘蔗嫂的查某囡要出國讀書呢！」，識與不識議論紛紛，有正面肯定的、有負面批評的，不過她現在很清楚了，栽培小孩讀書一直是爸爸媽媽的信念、信仰，他們有超高的抗壓能力。

果然，媽媽笑咪咪道：「自你們細漢就跟你們講過了，你們可以讀多高我們就給你們讀多高，大家攏毋驚艱苦就好。」

即使不懂她內心的曲曲折折，他倆一樣完全支持。

四年華岡歲月即將結束，驀然回首，班上原本有五十位同學，撐到最後能夠畢業的僅剩二十位，而自己哭著進文化大學東語系俄文組，最後以八個學期連續第一名的成績，要以最燦爛的笑容踏出校門。

畢業典禮時，爸媽第一次來到文化大學，媽媽也是頭一遭來台北。

陪他們走在校園，她幾乎一種膜拜的眼光好奇打量周遭：「原來大學就是要這樣闊莽莽喔！」、「哎喲！那怎是教室，起到像廟那麼肅。」

爸爸一再不好意思地制止：「較小聲咧，等一下給人笑妳是土包子。」

自己卻滿心驕傲，對啊！我的媽媽就是個沒得四處參觀遊覽顯得沒見識的鄉下土包子，但她就是有遠見和魄力把她和弟弟送進大學，甚至把姊姊送出國去。

畢業典禮上，她代表畢業生上台致贈學校紀念品。

看著台下的媽媽一邊笑容滿面一邊擦拭眼眶，前不久高分考上淡江蘇聯研究所，打電話回家報喜訊時，她在電話那頭哽咽著說：「我一個小學生，靠著賣冰削甘蔗，竟然把查某团送入去研究所了！」

台上的她雙眸也逐漸溼熱，在心裡告訴自己：我不只要這次光榮上台，以後還要不斷不斷光榮上台，我一定要做到「大孝顯親」！

離開華崗進入淡江深造，不過她沒和「汪大頭」在淡江校園相逢。

他研究所考試失利，失意了好一陣子，她安慰他、鼓勵他，要他捲土重來。

兩人並肩走在台北街頭，「汪大頭」停下腳來，深深打量著她，說：「莉莉，妳大學四年變了，和高中時完全不一樣。」

她不明白：「哦！哪裡不一樣了？我還是我啊！」

「對！妳還是妳，一樣善良真摯——不過還是不一樣了，妳全身散發著一股自信的風采，不再像高中好像很茫然，對自己沒什麼信心。」

她調皮回答道：「我跟你保證，我還是一樣愛哭，一樣戀家。」

蛻變，其實自己不是完全沒發現。兩次大考挫敗，曾經沮喪失意，甚至自我懷疑，大學這

四年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回首來時路，考到一個怎樣的學校、怎樣的科系，只是當下一時的成敗，「煮酒論英雄」當在往後的人生歲月吧？離開華岡了，對母校文化大學滿心感激；就要進入淡江研究所就讀了，自己會一秉初衷，繼續努力。

淡江和文化一樣環境優雅，自己一樣以孜孜矻矻的精神涵泳在這個領域，雖然辛苦，卻又樂在其中。

淡江兩年研究所，自己又是領先群倫，也贏得了指導教授的鍾愛。寫論文其間，鼓勵她參加外交部的外交特考。

怦然心動，成為外交人員？以前想都不敢想！又不免心生怯意，日日身處校園，似乎意氣風發；一旦面對外界，自己真的有足夠的實力了？

躊躇不決的階段，教授不斷激勵她勇敢跨出這一步：「妳秀外慧中，嫻熟俄文俄語，對蘇聯各方面也有深入的了解，真的非常適合投入外交工作。」

毫無信心：「這是外交部的公職考試耶！應該是高手如雲……」

恩師分析道：「外交特考的特色就是，重視考生的外語能力，非常適合像妳這種具有語文長才的人報考。再說，外交特考除了英語組有較多的缺額外，其他語種不一定每年都有缺額招

考，今年俄文組開出一個名額，妳要把握這個機會。」

一聽，倒抽了一口冷氣：「一個名額？」

這也太難了吧！

「不要未戰先退！妳終究有一天要走出校園，面對社會激烈的競爭，這是試金石啊！敗了，理所當然；成了，妳就有一展長才的機會！十年磨劍，且看今朝，去吧！考考看，試試看！」

恩師以「十年磨劍」鼓舞自己勇敢赴考。

反覆思考，磨蹭再磨蹭，依然下不了決定，雖然這些年來看似風光，一旦走到抉擇的路口，還是猶豫了，潛意識關鍵時刻自己都是個失敗者的恐懼，似乎又鮮明地豎起旗幟……才一個名額耶！難道還想再增添一次失敗的紀錄？

沒有主張之際，就想到了「汪大頭」。

暫時擱下所有的忙碌，搭車離開淡水，到台北市區南陽補習街找他。

公車上，閉目歇息之際，車上播放的歌曲就聲聲入耳了：

「我來來往往 我匆匆忙忙 從一個方向到另一個方向……」

一下子笑了出來，這首歌簡直在唱她的心聲。

其實也流行好久的歌了，以前只是街頭巷尾不經心掠過耳邊，今天在公車上暫歇，才能聽

個仔細，「忙與盲」，竟然句句是自己心境和窘境の寫照。

從文化到淡江，这些年忙到昏天黑地。忙忙碌碌，當然是為了自己的理想，也為了不讓自己所愛的人失望，但此刻觀心自照，是不是也陷入了「忙與盲」？

因為論文寫作，即使寒暑假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台北難得回家，就算回家，腦裡轉來轉去的都是進行中的論文，吃飯、睡覺是一種敷衍，媽媽好不容易抓到她回來拚命說話，她一樣心不在焉。

雖然早就搬離華醫師家結束租賃關係，爸爸和華醫師仍是友善的兄弟情誼；媽媽和華太太依舊是糾葛的競爭夥伴。爸爸不聽這些瑣瑣碎碎雜事的，媽媽當然對著她盡情發洩華太太有的沒的惡意，自己不是虛應，就是哼哼過去。

在張艾嘉的歌聲中想起來了，是上次回家的時候，媽媽一臉憤懣地控訴華太太：「妳爸爸升主任，她臭面給我看；珍啊去留學，她有一段時間不跟我相借問。那支嘴實在很鹹，一句恭喜都不肯講，妳去讀研究所，她顛倒一拖拉庫的話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她竟然說，大學是大學咧，讀那種系，畢業就是失業，繼續讀研究所根本是在逃避現實社會，不過研究所終尾也有讀完的一天，她問我說，」媽媽學華太太說國語：「到時候莉莉還

能繼續逃避嗎？」

「媽，妳怎會把華嬸嬸說的每一句話攏括起來凝心，我還正在拚論文，誰知影是不是可以順利畢業，妳嘛等我畢業才來煩惱！」

媽媽也好笑起來，連忙說：「是啦是啦！時到時當擔，無米才煮番薯湯。」

忙碌，讓自己沒時間咀嚼華太太話中殘酷的真實性和現實面。

不管當初懷抱著多大的研究熱忱進到研究所，有一天就是會踏出校園面對社會沒錯，自己準備好了嗎？

若從國中開始算起，一路顛躓前進，直到這幾年才漸入佳境，也奮鬥十多年了；若從和俄語俄文初相識算起，一開始苦苦纏鬥，到和平共存，現在終於能夠登堂入室，前後也將近六年頭了。

一路嚐盡人生的酸澀苦辣，不就為了證明生命的韌度？有足夠的能力立足社會只是對自己的基本要求啊！

中午下課時間，站在補習班外頭，她差點兒被洶湧而出的學生淹沒；「汪大頭」卻立即在攢動的人潮中一眼看見她，並奮力泅游了過來。

「怎麼有空過來？」

「想來問你一個問題……」

他看進她的眼睛：「妳有答案了？」

「……」笑著點了點頭，隨即嚴肅表明道：「不過我會比現在更忙，接下來說不定大半年的時間不能見面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不會打擾妳……妳也餓了吧？」他小心問道：「我可以有陪妳吃飯的時間嗎？」

自己粲然一笑。

雖然毫無把握，就在那當下，決定一戰。

這時媽媽也剛好指向「三台山」，問她說：「莉啊，莉啊，這個季節，山頂……」

「我知影我知影，月桃開花了！」

她回過頭來笑眯了眼：「妳還會記得月桃開花喔！」

難以啟齒述說，初到台北讀書那時，因為一顆月桃葉粽子，自己淚灑街頭，邊吃邊哭。

只開心回道：「我很多年沒去三台山了——已快要肉粽節，妳就會去山頂挽月桃葉，有時也會帶我去，滿山攏是月桃開的花。」

端午節前後，正是月桃花開的季節，滿山低垂著一串串遠看粉白的花蕊，近看花瓣中央吐出黃唇還塗抹胭脂，香氣帶著清涼的味道，那是再久也不會遺忘的故鄉氣味。

「是啊！花真嬌又清香，不過無久長，好佳在它全身驅攏是寶，妳還會記得花謝之後，它那變做青青的果子否？」

「快要冬天就會變做紅色啊！紅葩葩，嘛真嬌。」

「它的種子可以拿來做仁丹——日本兩撇鬚鬚翹翹的仁丹啊！你們細漢的時陣，媽媽曾買來給你們含涼涼，坐車就癪暈車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……」

一下子連結在一起了，怪不得大學苦學俄語俄文，研究所力拚論文，她自然而然會買仁丹來含在嘴裡提神醒腦，原來那包含了童年和家鄉的雙重滋味。

「媽，有一項妳一定毋知，月桃應該叫台灣月桃。」

「月桃就月桃，哪得這樣叫？」

「我高中的生物老師講的，月桃是台灣這塊土地自己發出來的，是本土種，」改以國語說道：「像番茄、銀合歡就是從外國引進我們台灣的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喔……」媽媽恍然明白地拖長了尾音。

突發異想似的，她又回過頭來，笑容更加明朗：「莉啊，妳嘛是本土種，我們恆春自己發出來的，有一天妳真的走去西伯利亞了，這點永遠也難改變。」

那是豁然開朗的笑顏，原先的擔憂、掛慮，這一路，似乎一絲絲、一縷縷自媽媽原先打了千千結的眉頭鬆綁了。

也打從心底綻露笑靨，是啊！無論自己在哪，永遠是恆春女兒。

報考外交特考後，不敢讓爸爸媽媽知道，怕他們抱太大希望，只有跟「汪大頭」說，自己需要半年的時間衝刺，約定這段時間不再相見。

一邊寫論文，一邊準備外交特考的科目，那真是焚膏繼晷，吃苦當作吃補。

回想那段日子，就像小時候六舅仰天大笑的一幕：「哇哈哈！彼時少年好膽量啊……」年輕真好，年輕才會有那股傻勁，根本是以圖書館為家，席不暇暖，食不知味，全神貫注在讀書和寫作兩件事。

有時候真的頭腦昏沉、肌肉緊繃、全身骨頭叫苦連天，驚覺地走出室內，就去爬好漢坡，一個階梯接一個階梯往上爬，淡江女生最怕的挑戰，她用來提神、醒腦、鬆弛筋骨。

抬頭仰望階梯，似乎與天同高；低頭努力拾階，又好像無窮無盡。就在內心不斷嘶吼吶喊，為自己加油打氣，現在的處境就像爬了一半的好漢坡，咬著牙再撐一下，再撐一下，就到了……

一趟下來，汗流浹背卻通體舒暢，好像打通了任、督二脈，保持了體力訓練了毅力。

其實，還是不知道怎麼撐過來的，就像爬好漢坡撐到最後一階，竟然，論文寫完了，外交特考也考完了。自己是不是也有幾分恆春「海墘人」仰天長嘯的氣概了？

考完了，整個人也土崩瓦解了似的，拖著雙腳踏出考場，虛弱到靠在考場外柱子上，免得真的蹲了下去出糗，這才發現自己彷彿油盡燈枯，哪有仰天長嘯的氣力，早已耗竭一空，最後頭根本靠意志力撐著。

終於可以放下一切，去和大半年不見的「汪大頭」吃一頓飯。

兩個人漫步在淡水河邊，難得的愜意和逍遙。

黃昏時刻，走到渡船頭，落日鎔金，粼粼河面灑滿碎金，連觀音山都蒙上紫霧薄紗，岸邊停泊數艘漁船，河海交接處也有歸帆點點。

凝目眺望，她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我不知道淡水的夕陽這麼美……」

「妳太忙了，我最近倒常常一個人面對這樣的美景。」

「最近？」訝異道：「你來過淡水？」

她考完了，「汪大頭」也不再隱諱：「我們太久不見了，我最近越來越忍不住想念妳，想看看妳好不好，點心一買就來淡江了，我知道妳一定在圖書館……我在圖書館外面徘徊了好久，

就是不敢進去打擾妳，怕妳不高興……我自己一個人走到這裡來，坐著把點心連同買給妳的一起吃下去，好像就把所有的思念也吞回肚裡消化掉……」

想像他鵠候在圖書館外又躊躇不前的身影，想像他獨自一人坐在河畔咀嚼思念，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應，心頭暖暖的、酸酸的。

牽起她只剩包著一層皮的手，心疼、不忍全刻畫在臉上：「不管是寫論文，還是準備國家考試，任何一項都會讓人耗光心力，妳居然同時進行，簡直不要命。」

「我還是熬過來啦！」

虛弱一笑，又覺得滿心驕傲，發現自己還真的潛力無窮，好像瓊麻，就是長在恆春特有的烈日和強風下，才特別堅韌耐用——一下子又覺得好笑，怎麼自以為「瓊麻」起來？

「妳就是這樣，卯起來像拚命三郎，萬一……任何一項沒有通過，妳會很失望吧？」

又愣了一下，的確很久沒有，失敗過了。

心念一轉，不是自以為很「瓊麻」嗎？瓊麻長在特別荒瘠的土地特別惡劣的環境，有雨水滋潤最好，就算乾旱也阻礙不了生存。這一路走來，難道不是在堆疊的失敗中一再奮起，忍受挫折的能力，應該也自我鍛鍊過了吧？

「失望大概難免，不過不管怎樣，我努力過了。哭一哭，眼淚擦一擦，我想，我還是會繼

續努力。」

不僅愛哭，倔強不服輸的個性也一樣來自媽媽的遺傳吧？忍不住就開心笑了出來。

他微搖了搖頭：「妳還笑得出來，這半年來我好擔心妳的健康，就怕妳像高中時負荷不了。」

故意歪曲：「還說你擔心，來到圖書館了也不進來看看我，還把買給我的點心一個人吃掉，貪吃！」

「我……妳……哎……」

這個死心眼的人！

趕緊說：「沒事啦，逗你的。我是想起我媽媽老掛在嘴上的名言：『我就是不服輸，我就是不認命。』真的很可愛。」

「妳得到她的真傳了。」

「還差遠了，她這一生可真的做到了。」

他試探問道：「妳媽媽——知道我們的事了吧？」

「去年我帶你回恆春，她應該就猜到了吧！我以前也沒帶男孩子回家過。」

他小心問出口：「莉莉，那我們兩個……」

打斷道：「不要胡思亂想！你研究所也剛剛考上，後面的路還很長呢！我學位也還沒拿到，如果順利拿到碩士，我會先出去工作。」

「可是……我也不一定會留在國內讀研究所……」

「怎的？」追問道：「難道你也……」

點了點頭，托福同時也過了的他，沉重說出：「家裡的意思，要我出國讀書。」

「那很好啊！」她不假思索道：「我姊也去英國讀書了。」

姊姊一個女孩子，身體一向也不太好，卻不像外表那麼嬌弱，勇闖異域，覺得「汪大頭」也應該有所作為。

他雙眉緊鎖，慢吞吞說道：「如果我出去了——我們不就分隔兩地……」

這下她完全傻住了，只想到姊姊的勇往直前，疏忽了他的深情守候。或許，愛的人永遠比被愛的人牽掛得多？又或許，一向太習慣他的呵護陪伴不曾想像沒有他的日子？心裡清楚，自己一句話可以決定他出國不出國，她反而整個游移起來。

下不了決心要不要鼓勵「汪大頭」出國讀書，自己又展開另一波的忙碌，也沒有太多心思掛著。

開始著手準備碩士論文口試事宜，送交論文初稿、聯絡口試委員、跑行政流程、寫自傳、

模擬口試可能的問題……相當繁瑣但環環相扣任何細節疏忽不得，除了忙碌，專心一意是必要的。

突然接獲通知，外交特考自己第一試紙筆測驗通過！

接著需進行體檢，合格之後，她將跟另外十四個通過紙筆測驗的應試人，進行第二試外語口試測驗。

先是高興到手舞足蹈，太意外了！太不可思議了！竟然通過第一試！

接著慌張失措，論文口試排定的時間和外交部第二試的時間，只相差兩天！

分身乏術之下，自己到底要把重心放在哪一頭？

再三斟酌，外交部規定正錄取人員需接受為期一年的職前訓練，報到之前，社會人士必須辭去現職；在校學生必須放棄學業。

怎麼辦？若把重心放在論文口試，可能會錯失成為外交人員的寶貴機會；若全力準備外語口試，萬一論文口試沒有通過，外交部這邊又沒被錄取，不就兩頭落空？就算有幸錄取，只要論文沒有通過，因為必須職前訓練，自己不能留在學校重新來過，也就拿不到碩士學位了。

魚與熊掌，自認一向沒有太多選擇，怎麼有一天也必須面對這樣的難題？

直接就想到爸爸媽媽了。

排隊進了紅色公共電話亭，說是報喜，其實想聽聽大人的抉擇標準。

爸媽在那頭搶電話筒，喜出望外溢於言語聲音，對於她的難題他們似乎都不認為是難題，兩個人口徑一致，要她全力準備外交部的口試。

「我這世人連台灣都走膾透，妳讀到大學畢業典禮了，我才頭一次去台北看妳，」電話那頭，媽媽的聲音高亢興奮：「我的查某囡竟然要做外交官出國為國家做代誌！」

未免高興得太早了！

「媽！媽！妳想太多了，」在這頭急忙制止幻想。「我才要參加口試呢！口試又比筆試更加競爭，一個名額十五個人搶，每一個攏是高手，我有可能這邊沒錄取，論文口試也沒過……」

媽媽打斷道：「妳莫想那麼多了，也免煩惱起來放，頭過，身就過！」

這是什麼神邏輯，竟然把鄉下母猪生小豬的道理拿來做譬喻，她啼笑皆非。

「莉莉！爸爸相信妳有能力面對這麼重要的關卡。」換爸爸在電話那頭鼓勵。

她國台語夾雜：「爸！媽！我是煩惱我會兩頭落空……」

媽又對著電話筒吼道：「那妳就準備外交部的口試好了，整個恆春半島，有誰的查某囡可以入去外交部做外交官？機會絕對不能放棄！」

媽媽怎能如此果斷？這兩年的研究所課程包括論文寫作，自己可是嘔心瀝血啊！喊道：

「那我兩年的碩士班不就白讀了？」

「怎會是白讀？」爸爸在那頭聽見了，可能又搶過媽媽手中的電話筒：「妳應該就是多讀這兩年書才能通過筆試，說不定，又要靠這兩年比別人多累積的實力闖口試這關。」

一下子有被點醒的感覺，原來，所有的努力都不會是白費。

爸爸繼續在電話那頭說：「莉莉，有得必有失，我們不能要求妳面面俱到，妳拿到碩士學位或考取外交官，任何一項都會讓我們很光榮、很驕傲。我們雖然有我們的想法，不過不容易啊我們知道，怎麼選擇，還是要看妳自己。」

最終球還是回到自己手上，可是爸媽的心願不是很清楚了嗎——忘了繼續餵銅板，電話「嘟嘟」就斷線了。

電話亭外還有排隊等著打電話的，她默默推門而出，外頭排第一位的開開心心又關門而入，千里一線牽，電話筒又傳遞著另一個人生故事吧？

踟躕校園，擦肩而過的青春身影也是自己的映照，每個莘莘學子各自的人生夢想又是什麼？

天空暗暗沉沉，變天下雨前的窒悶，逼得人渾身泌汗，黏黏稠稠的不得舒爽。

跟外交官比起來，碩士學位變成了爸媽心目中的「也殫歹了」嗎？可是爸爸近乎嘆息的「不

過不容易啊我們知道」，從走出電話亭就一直刮著自己的心。

多年來一直想到「大孝顯親」，不容易，不等於沒有機會啊！再苦、再累自己都要全力以赴，至於得或失，成或敗，不能再執著於此了，萬事精算就裹足不前。

就像港口阿嬤家辛辛苦苦種了一季的稻子，媽媽說那是動用全家人力，農務繁重，不僅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，灌溉期三更半夜還得去踩水車，引水入田。辛勤種作卻不一定能夠收穫，一旦颱風過境，所有金黃稻穗全部浸泡在暴雨中冇心了，自己就看過阿嬤站在田埂，對著匍匐汪洋即將收割的稻子默默拭淚，趕回娘家關心的媽媽跟著哭，她也傷心難過起來，看大人這麼喪氣，以後田裡不會再有稻作了吧？不想，再過一陣子回來，阿公牽著她的手去巡田水，田裡又是綠油油迎風款擺的秧苗，日光下用稚嫩的身體向天訴說毅力和希望的故事。

是的，要先盡人事，然後聽天命。

天空終於落下雨滴，她腳步輕快地奔跑起來。

還是不想放棄任何一項。當初既然可以同時寫論文及準備國家考試，就算是馬拉松賽也最後關卡了，再衝刺一下不就過了？

開始分頭準備兩項口試。

正逢檳榔採收季節，已經回屏東幫忙家裡刈檳榔的「汪大頭」，一曉得就趕回台北了，為

她跑腿或處理一些繁雜事務，也特別留意她的飲食，一路陪伴相挺，緊要關頭，更見他的真情。

論文口試一結束，兩天後緊接著外交部外語口試上場。

「汪大頭」陪她報到後，就只能止步了。「這是主戲，妳是主角，接下來就看妳自己了。」

「我……」幾乎聽得到自己怦怦的心跳。

他輕輕握了一下她的手，說：「指導教授不跟妳說了，十年磨劍，且看今朝，把妳平日的學養拿出來就夠了。」

踩在光滑潔淨的地板一路前進，搓了搓冒汗的手心，這才發現連雙腳都微微發顫，外交部，自己可能進到這個部會發揮所學嗎？

面臨人生可能的轉捩點，當年誤打誤撞讀了冷門系組的特殊語文，若能因而有機會晉升為外交人員，可能是讀這門語文最大的效用了。

一進入試場，心臟凜然一陣收縮痙攣，愣瞪眼前這真實景況，寒顫迅速直竄全身，跟媽媽一樣自己也幻想過度了——放眼試場，十五個進入第二試的人，她是唯一的，女性！

偷偷打量另外十四個應試者，各個看來丰采翩翩儀表不凡，有的還明顯在社會歷練過的沉著自信，從原本的想像、企盼、興奮，一顆心就往無限深處墜崖了，總共才要一個正取名額，她，一個弱女子，如何在群雄環伺中脫穎而出？

看來，沒什麼希望了……恩師說的「敗了，理所當然」迴旋耳際……

幻想，墜落谷底之後，心情，反而轉為淡定。不再奢望能夠脫穎而出，就當作出校門前一次難得的經驗吧！

成敗就被擱在一旁了，不再亢奮，不再緊張，輪到自己面對面試官時，一一聽清楚了面試官的問題，還算保有了平素的學養，侃侃而談，流利應對，還開心起自己的俄語相當到位。

出了外交部，佇候良久的「汪大頭」急忙迎上前來。

「怎麼樣，還好嗎？」

笑而不語，抬眼看向飄著濛濛細雨的台北天空，自己的心情卻晴朗一如家鄉恆春，美好的一仗已經打完，自己盡力了。

「呼！快要到厝了，我們嘛真厲害，早早就出門，晚晚才入門。」

抬頭一望，鐵馬又回到東城門，家，就快到了。

媽媽在前頭問道：「快要到厝了，出去一天，妳會累否？」

「嬪啦！我真歡喜，精神也真好。」

「奇怪耶！我嘛相同。透早要出門的時陣，我還煩惱東煩惱西，一趟路來去，精神顛倒越來越好，心情也輕鬆起來。」

心裡揣測道，應該是母女之間話講開了，心也跟著放開了吧？

當學校通知自己論文過關，順利拿到碩士學位，整顆心彷彿飛翔了起來，迫不及待辦理離校手續打包行李，她要趕回家鄉跟爸媽分享這份喜悅和榮耀。

這時候外交部的正式通知也來了，她是十五個應試者的正取！

自己什麼時候也擁有「幸運」啦？

乍然接獲辦理報到的通知，天上的彩虹橋落在自己眼前嗎？不敢置信讓自己全身發抖，回過神嗚咽一聲就哭出來了，緊抓通知單淚流滿面一路衝去找紅色電話亭。

接起電話的人是媽媽，聽見那頭最親最愛最熟悉的一聲「喂」，她哽咽喊道：「媽……」

接著泣不成聲，多年來一路躓仆摔跌，不也咬牙繼續前進了，怎麼，過往的辛酸煎熬反而在這時候排山倒海而來？

媽媽在那頭急得不得了：「莉啊莉啊，妳發生什麼代誌？」

「……」只顧著哭，享受著這片刻完全的解放。

「莉啊妳莫嚇驚媽媽，那種論文不是過了，咁講學校反悔無算了？」

聽了又覺得有些好笑，總算嗚嗚咽咽說了出來：「論文過了就過了……是我也考著外交部了！……」

電話那頭一下子沒了聲音，媽媽也有被雷打到的感覺嗎？

正要開口再說，電話筒傳來她激動的吼叫：「妳考著了喔！妳真實要去西伯利亞了喔？」

「不是西伯利亞啦！」她又哭又笑：「外交部會先送我去莫斯科大學進修一年，以後可能會派駐莫斯科。」

「不管是西伯利亞還是莫斯科，就是要離開台灣了對否？……妳去台北我都感覺有夠遠了，大學四年才去台北看過妳一次，妳真正走去那個遠嚕嚕的所在，我底時才能再看到妳……」

媽媽的想像力有夠遼遠，自己才剛剛考上她就想到了別離，還開始在電話那頭哽咽、啜泣，媽媽真的有夠愛哭！……自己卻完完全全遺傳到她……兩個人就在電話的各自一端相對鳴咽。

「媽！不是妳鼓勵我全心去考的，我考著了，妳顛倒無歡喜喔？」

「我歡喜！我歡喜！我這世人還不曾這麼歡喜過……自從妳說要去考外交官，我四處燒香有廟就拜，做夢夢到妳考無著，我還一直哭……」

「我考著了妳還不是在哭……」她撒嬌著哭道。

「我實在太歡喜了！賣一世人的冰削一世人的甘蔗，我不但把你們三個姊弟餵大漢，一個查某囡在英國留學，一個後生在讀大學，妳又拿到雙料冠軍，你們太才情了，我的辛苦沒白費，不過……不過妳一個查某囡仔人，一走，就宛然去到天邊海角，我毋甘，也煩惱……」

媽媽顯然跟她一樣矛盾。

自己一個鄉下女孩子，有一天能夠堂堂正正步入外交部成為其中一員，就像電線桿吱吱啾啾的小麻雀，化為展翅翱翔江海的大鵬鳥！可是最戀家最想家的人一路從恆春，高雄，台北，如今又要飛越重洋遠赴莫斯科，離家，越來越遠……思鄉，似乎成了無可逃避的宿命……

報到之後、辦理出國手續之前，「汪大頭」先陪她回屏東，還執意送她返家，正如他說的：「我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去妳家，接下來，真的很難說了。」

這才驚覺，自己不只要遠別家鄉和親人了，與「汪大頭」這段愛情長跑還有圓滿的終點可期待嗎？恐慌，悄悄襲上了心頭，為什麼以前從來不曾想像過有一天他倆之間誰會失去誰？

南下火車上，兩人相偎而坐，自己依戀的情緒越來越高漲；「汪大頭」時而深情凝視，時而雙眉上鎖，時而對窗失神，失落的痛感他比她更嚴重更割心吧？

在心中趑趄許久的話終於問出口：「外交部就要送我去莫斯科大學進修了，那你接下來的打算……」

「我出國去讀書。」他迅速回答道。「以前是妳在台灣，我想以妳的意願為意願，要我出去或留下。既然妳都要離開台灣了，我沒有在原地停駐的理由。」

以她的意願為他的意願。

心，整個酸楚起來，默默看著眉目清朗逐漸抹去青澀的他，少年國隆的影像重重疊疊而來：因為暗戀著她而看心理醫師的國隆；在圖書館因為心事曝光把頭埋進書頁的國隆；在鳳凰樹下不斷為自己的癡情致歉的國隆；在拚大學疲憊而孤獨的夜晚一路陪她走回租處的國隆……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他始終守在她的身邊，台北這六年來，自己一直忙忙碌碌，他沒有一句怨言只有全力配合，她說我忙不要見面，他就自動消失了；她累了、倦了甚至心受傷了，一聲呼喚，他就來了，還給她一個溫暖厚實的肩膀依靠；碩士論文口試、外交部外語口試接踵而來，他又成了她的「秘書」打點各種雜務。

去年暑假返鄉，頭一次帶他回家，當時很單純的想法就是，帶他回去給爸媽看看，讓他們知道自己身旁一直有這個人，做父母的很奇怪，高中時嚴格禁止和男孩子交往，大學之後常常問起有沒有男朋友了。

還記得把他介紹給爸媽時：「汪國隆，你們叫他『汪大頭』就好。」

「大頭仔？」媽媽訝異地上下打量他。

「對啦對啦！」國隆以不純熟的台語回應道：「我是大頭仔，阿嬤妳就叫我大頭仔。」

媽媽不改率直：「你那粒頭，真的有較大喔……」

爸爸想解圍：「頭大腦容量多，比較聰明。」

「冇啊！冇啊！佢樣落水……」發現自己緊張到冒出客家話，他趕緊以台語糾正道：「這樣下雨較免煩惱……」

爸媽先是一愣，〈大頭大頭下雨不愁〉的兒歌可能就冒出記憶了，接著兩個人笑到東倒西歪，媽媽還笑到擦眼淚。

她也爆笑，這就是「國隆式」的幽默。他回頭看她，那誠摯的眼神好像在說：我的大頭願意做妳遮雨的傘……。

當時，帶他回家，似乎自然而然，其實——自己在心裡始終認定他的吧？

但現在是準國家公職人員了，日後外交部派駐何方自己就銜命前往，他也打算出國留學了，未來，兩人還真的「天之涯、地之角」各在一方了，突然想起高中時國文課本的李商隱詩「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」，當時只覺淒美動人喜愛莫名，此刻，卻也莫名升起憎惡，怎麼千百年前的詩人就預言了他倆情似春到盡頭的結局？……

這也不過幾天前的事，國隆一路送她回到恆春來，媽媽煮了一桌豐盛的菜餚款待他，餐桌上爸爸數度向他舉杯感謝他這些年來對她的照顧，怎麼，大家都在告別了嗎？

喉頭一滿，滿桌媽媽的精心美饌，她卻難以下嚥。

媽媽也神情有異，不停為國隆夾菜，直到不得不出聲阻止：「媽，大頭仔的碗滿出來了

啊！」

其實她發現國隆很少動箸，媽媽這也才驚覺，停止在他碗中堆菜。

一頓飯吃得很沉悶，大家似乎都憋著話。

畢竟，媽忍不住了：「大頭仔，我們莉莉要去做外交官了，那你……」

「我也要出國讀書了。」

爸爸、媽媽迅速交換了一瞥，放下心來的神情。

「這樣對！這樣對！」爸還豎起大拇指：「男兒志在四方。」

「……」國隆一抹苦笑以對。

怎麼？他們以為他會阻止她甚至妨礙她的前途嗎？未免太不瞭解國隆了！

從來，他都知道他們栽培子女讀書的苦心 and 付出，知道她在讀書路上「大孝顯親」的人生目標；從來，他對她只有犧牲和成全，由著她執行自己的意志。

雖然天下父母心，她有幾分悻悻然。

直到他要搭車回內埔了，她送他去車站。

兩個人一路沉默。靜默的心聲，是否也可以直達天聽，上天曉得自己一向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不在朝朝暮暮」，視他為理所當然的懺悔吧？

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何況十多分鐘的公路局招呼站，此時此刻，一切清清楚楚，能夠再相見又是何時何地？不敢看他也不敢開口，怕自己潰決。

車站站牌已然在不遠處。

鑒糟之際，卻聽得他開口緩緩說道：「其實，妳知道的，我一直都不是有什麼雄心壯志的人，尤其高中遇見妳之後——我只想跟妳一生廝守，做妳背後的力量……妳活出生命的光華，我憑什麼匹配妳？」

「……」分手宣言嗎？倔強地繃緊雙唇，不許自己流淚。

「所以，出去拿到碩士之後，我會繼續攻讀博士學位，不過這是一段漫長的時間，從高中開始我一直在等妳，若換妳等我，不知道妳願不願意，妳擁有最璀璨的花園可以任意選擇，我像小王子唯一一朵玫瑰……」

「……」淚珠成串成串滑落，言語早斷線而去。

車站到了，兩人佇立在站牌下，眼中的他已成模糊。

他一邊為她抹去眼角淚水，一邊說：「妳不要為難不要哭，不管妳的答案是什麼，我都接受。妳要我走，自此我從妳的人生消失……妳願意等我，不論多久，妳在哪裡，我一定會回到妳身邊就像找到回家的路。」

車班來了，她為他舉手招停，車過站牌嘎然而停。

容不得再逗留，他大步向前追上公車。

失神霎那，自己也不能再猶豫了，急慌慌追在他背後從心底喊出：「我願意！我願意！」他驀然回過頭來，欲喜欲淚的神情，用力對她點了一下頭，是今生今世的約定……

車門開了，最後深情一瞥跳上車去，車門旋即吞噬他的身影絕塵而去，留下一陣灰茫煙霧。抹去眼底淚水，看著公車漸去漸遠，卻不再慌張不再失落，雖然歲月漫長人事瞬息，她知道他的，他的真情和承諾不會變卦；他也知道她的，人生路上不曾放棄自己所珍惜所努力的一切。自己深切相信，他們會再相逢，一圓彼此還不曾說出口「執子之手」的許諾、夢想……。「嘎」一聲腳踏車回到家門口，她跳下來，媽媽把車停好。

「我趕緊來去煮飯了，等一下爸爸就下班了。」

「我起來樓頂收衫。」

脫下踩了爛泥的鞋子，泥巴也幾乎乾了，輕輕一打紛紛掉落，她微微一笑，恆春的日頭、恆春的海風就是有一股復原的力量。

進門後，直接上樓到陽台收衣服。

晾在竹竿上的衣衫在晚風中微微飄動，經過一天的曝曬，早已乾爽，收下來抱在懷中，再

再撲鼻的，就是一股恆春日頭特有的暖香。

抬頭就看見東城門，往東望出去就是三台山，遠處晚雲，堆疊出恆春小鎮逐漸的寧靜。六舅帶去山中看蝴蝶生態，那是她永遠不會忘記的奇特景象。

六舅帶他們幾個小孩在滿山雜樹林行走，來到一片他說蝴蝶最愛的「番仔香」樹林，奇怪，那不是銀合歡嗎——不對！不對！仔細看來，雖然高矮、樹形差不多，不過「番仔香」的葉子似乎比較大，而六舅已經摘了羽毛狀的樹葉在手心搓揉，不用湊到他們鼻下，她已經聞到一股比柑橘還濃郁的奇特香氣，銀合歡沒有這種味道。

六舅笑說：「我的手，下山到厝猶原是這個氣味，那就是它另外一個名『過山香』。」

她被「番仔香」牢牢吸引，是發現了在樹葉枝幹間好像有長出來還是接上去的土色、咖啡色類似「五香乖乖」的零嘴，還密密麻麻樹上都是呢！

開心一指：「細漢舅！細漢舅！樹頂有發『乖乖』呢！」

「『乖乖』？」六舅一愣，隨著她所指一看，他哈哈大笑，豎起大拇指：「莉莉妳目睷上好，自己就發現了。」

雀躍道：「樹頂真的發『乖乖』喔？」

其他孩子也圍攏過來了。

六舅滿臉是笑，對她也對所有孩子說：「我就是帶你們來看這的，那不是『乖乖』啦，你們看到的滿樹攏是蝴蝶的蛹，那些繭就是蝴蝶還未變做蝴蝶時所住的家，毛毛蟲先吃番仔香的樹葉，吃到肥肥就開始吐絲，像水果的蒂頭先固定在樹頂，再吐絲一層一層把自己包起來就變做蛹。」

「喔」驚奇還是大過失望。

六舅解釋起蝴蝶如何從卵↓毛毛蟲↓蛹↓又變回蝴蝶，說這是生物界非常奇特、繁複的完全變態。自己一知半解地聽著。

「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蛻變，毛毛蟲才能變成蝴蝶，小小蝴蝶真的很努力，非常了不起。」自己還是有些可惜樹上長的不是「五香乖乖」。

「開始了！開始了！」六舅開心叫喚：「注意看！你們注意看那些蛹……」

她看見了！大家都看見了！幾乎同時，樹葉間、枝幹上的蛹開始顫動，然後此起彼落繭破了，慢慢地，溼溼的蝴蝶鑽了出來，雙翼緊黏，就歇在破繭上，一身油亮油亮的黑，彷彿剛剛洗浴換了新裳。

有人問了：「蝴蝶怎不飛呢？」

「蝴蝶要等翅膀乾了才能打開，那時才飛得起來。」六舅說。

晨風中，蝶翼迅速乾了，她驚奇地看著一隻隻蝴蝶一點一點張開羽翼，突然間不曉得有多少蝴蝶就展翅飛了起來，漫天輕盈起舞，那身黑底白斑的新翼在旭日映照下特別鮮艷，破繭而飛的新蝶啊！……

「莉莉！」爸爸在樓下叫喚道：「爸帶了一瓶上好的花雕回來，晚上我們和媽媽一起乾杯慶祝。」

湖心舒展漣漪似的從心底漾開笑容，抱著衣服轉身進門，爸爸真是最忠誠的公賣局員工，悲傷來一杯、歡慶來一杯。

傳說，有一種酒叫做「女兒紅」，古時候生女嬰的人家釀造然後埋在地底，直到女兒長大成人出閣的那一天，方開封品嘗，成功的「女兒紅」該是晶瑩香醇、甘冽沁脾。回想一路走來，站在椅子上挫冰，拿起甘蔗刀削甘蔗，兩次大考挫敗，在台北讀書打工，奮勇一擊參加外交部特考……能夠跌倒再爬起，擦乾眼淚繼續挺進，一關過一關，是父母的關愛和鼓勵，是這塊土地的啟示和力量，自己就是恆春陳釀的「女兒紅」啊！

雖不是出閣，從此為國出使，就像羽翼已乾展翅飛翔的新蝶，她滿心歡喜準備走向「使於四方，不辱使命」的外交官路途，也為自己未來的人生，一如翩翩彩蝶舞出一片絢爛……。